勿忘國恥

世界小報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五號 星期五 乙丑閏四月十五日

編輯者 張丹斧 姚民哀

第七百零九號 每張售洋二分

編輯部…營業部…在上海城內福佑路小世界…北電話中央四四六九…南電話一三七

我國同胞

定報價格

本報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每月四角半年二元全年四元日本同歐美及南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全年一元半年五角大洋郵票九五折算

廣告刊例

二英寸五寬二英寸高爲一格每格刊資二元中縫分作四格零登照算長期面議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收值代繪美術及廣告畫面議

小世界游藝時刻一覽表

大京班

日戲二點至六點半

胡黑燈 徐月樓 鄭福 周珊 笑鈴 魏寶樹 吳品仙 徐月樓 朱友奎 蓋春來 張連生 袁奎官 劉長寶 張紫珊 馬永利 朱友奎 邱德成 單德元 王蘭卿 袁奎官 佟春廷 劉春林

採丑取　皇靈表功帥印　四川奇聞　宇宙瘋　王三麻子

夜戲八點至十二點

魏寶樹 蘇恆芳 南北斗　胡黑燈 高平關　劉長寶 李雅仙 馬永利 張連生 白玉福 張紫珊 鄭笑鈴 徐月樓 周福寶 劉長成 邱德奎 袁奎官 王蘭卿 單德元 蓋春來 朱友奎 佟春廷 馬永利 劉春林 胡黑燈

盜仙草　洪州　破打　花鼓　劉關張三戰呂布

第一層影戲 十二點半至二點 六點半至八點

第三層影戲 五點至六點半 十點半至十二點

◎現映◎ 大連部台冒險俠情偵探長片 怪影 ◎共計三十大本◎

四明文戲

三點至六點：小荷花 康集昌 陳阿高 沈美 沈玉林春 小桂 胡如笙 ... 張家府 花園會 雙落髮

七點半至十點半：康集昌 小荷花 沈美 沈玉林春 陳阿高 小桂寶 胡如笙 特別講 洋錫球 瞎捉

笑社男子趣劇

童兒呆 洪似魂 金六澤 劉天麗 宋掌輕 吳一笑 姚一民 沈鶴一 陳別笑 朱黠秋 趙警民

日演 一點至三點 在四明文場戲 孝女藏兒　夜演 五點半至八點 在四層樓 雙珠鳳 五本

三層樓小戲台

戴亭川 費西冷 筱秀雲 全班 一點至三點半 六點至八點半 古裝蘇灘

常州古曲 三點半至六點半 胡寶林 沈桂生 朱福根 王大狗 黃雲泉 莊金才 卞和尚 劉榮生 倪子良 八點至十二點

日演 咬舌 記玉(十三本) 夜演 連環(十四本)

二層樓書場

潘蓮艇 潘小石 張步蟾 吳小松 吳小石 朱蘭庵 朱菊庵 筱桂蓀 周杏泉 周慧珍

二點至三點 七點至八點 三點至四點 九點至十點 四點至五點 十點至十一點 五點至六點 八點至九點 三點至三點半

笑遊　雙雙　白描　西廂　時事蘇灘　中西法戲

中綠龍傳珠球金錠蛇傳金鳳

二層樓魔術化粧申曲場

一點至五點半：沈金生 陳阿東 于少卿 小炳卿 徐鴻生 丁婉娥 丁少 徐鴻蘭 日演 全本 養媳婦 打花包

七點至十一點：小炳卿 陸銀寶 沈金生 丁少蘭 丁婉娥 陳阿東 于少卿 丁小娥 夜演 全體合演 中本 孝媳婦

莫悟奇 全班 六點至七點十分 十一點至十二點 歐美魔術

周杏泉 周慧珍 全班 五點半至六點 中西幻術

二層樓雜耍台

羣芳會唱 六點至七點十分 十點十分至十一點四十分 朱美珍 高美雲 筱翠寶 楊香妃 黃笑芳

沈易書 七點十分至十點 十一點四十分至十二點

京調小曲南方拉戲

注意

興泰電燈公司

本公司業於夏歷閏四月初一日遷至四川路一百十七號(四川路北京路轉角)即日起照常營業電器材料一應俱全各界惠顧定價克己務希駕臨新址是幸　鹽業銀行舊址

電話中央 四四一四 四一八九

本公司謹啓

請讀世界報(早報 晚報)

介紹固莫與不抽暇之報夕助手昕贈揚 ...

◉價目預定 早報全年九元 每月八角 晚報全年四元 每月五角 ...

姚民哀說(請可)

愛華社 女子新劇

▲日戲▼ 一點至五點

江城

(節目) 驚豔 思情 求婚　虐夫 訴母 相爭　娶妓 懼妻 責夫　戲友 勸化 悔過

(劇中人)	(扮演者)
高蕃	亦珍
高福	雲南
樊江城	美儂
小環	春侯
高伯鴻	金奎
高太太	蝶梅
高小姐	慧英
高婢	龍弟
樊塾師	楨增
樊妻	笑儂
葛樊氏	一嘻
汪樊氏	美儂
葛季常	鳳翔
王子雅	明珠
李媪	鏡花
李雲娘	賽文
和尚	蕙芬

▲夜戲▼ 六點半至十點半

合浦珠還

(節目) 喪母 投親 戲主　進讒 別岳 遇盜　入院 哄女 逼娼　陷害 屈招 交卷　代審 相驗 重圓

(劇中人)	(扮演者)
杜純	金奎
杜賈氏	鳳翔
杜蘊珠	文英
婢翠鳳	情夢
浦佩蘭	明珠
浦母	玉峯
杜老僕	蕙芬
僕興兒	亦珍
強盜	蘭珍 月梅
老鴇	蝶梅
龜奴	雲南
妓女	春侯 一嘻
何爾翁	笑儂
知縣	桂生
差人	社員
仵作	玉英
濟南府	楨增
梟仵作	水月

紹興文戲

日一點半至五點半　夜八點至十二點

金碧霞 趙香蓮 蔡長生 粉菊花 趙福來 高化佛 吳得錦 謝霞彩

葉 夏 俞 王 金 學明蓮慶伯祿佩卿 雪芳

白玉堂 張榮田 趙德法 蔡連法 金寶毫 俞竹言 高秀紅 高金秋

沈 謝 尹 金 棣雲碧財林雪雅

日演 頭本 九美圖　夜演 頭本 雙金花

大連部台冒險俠情偵探長片 怪影說明書

□第一集 一本 ... [illegible]

在二層樓書場南面

日夜照相　添設專門　精究放大　電光不加

價目

二寸二張	洋五角
四寸二張	洋六角
五寸二張	洋九角
六寸二張	洋一元
七寸二張	洋一元二角
八寸二張	洋二元
十寸二張	洋三元
十二寸二張	洋四元

獨一無二常年的贈品　滿洋一元 贈送小世界游券一張

本報介紹輿論報及翰海

北京輿論報 消息靈通 新聞詳速 京地報紙大抵受人津貼爲一系或一人作辯護 獨輿論報則異 正爲民喉舌 名實相符 總理侯疑始君 ...

翰海 編輯者侯君疑始 ... 張慧劍 諸名流 ...

◀價目▶ 預定全年 ...

十萬元

丹翁

能創大事業的人、首先要拚得用錢、從前奉張買吳子玉、出四十萬元、馬二買吳子玉、只肯出十萬元、有識見的人、就知道奉張是個大器、馬二是個小器了、再談到奉張送給馬二、若僅僅只有我們知道的幾十尊迫擊砲、那末、還不能見得奉張的大手筆、大約幾十尊砲、也不過一種附屬品罷了、但是目下、奉張和吳佩孚、果有個攜手的消息、首先送吳十萬元、但是奉張未免看得起從前的洛吳、就有點看不起現在的岳吳了、若照死吳值四十萬、生吳僅值十萬的例、那末、馬二若送姓吳的洋錢、至多也不得到二萬五千零一元了、據說、吳子玉不收、該不收、該不收、

情天絪緼錄

花萼香撰述

第二章

卻說華蘭秋躺在床上、想起了徐素芬那麼嫻靜美麗、自己不能消受、不覺傷心起來、想了一會、忽地被他想出了一條妙計、便脫掉了衣裳、鑽進被窩、沉沉睡去、一睡睡到日上三竿、連忙從牀上一骨碌扒起來、奔到寫字檯邊、開了抽屜、正想拿出那本信箋簿來、忽聽得遠遠的嚢嚢高跟鞋响、知道是妹子倚竹、要到樹芳女學裏去了、連忙喊道、『妹妹、你且過來、我要託你帶一封信給素芬咧』、言還未完、倚竹已走了進來、背後却還有一個女郎、打扮得非常淡素、不是別人、正是素芬、蘭秋呆了一呆道、『你們倆一同去上學嗎』、倚竹用二隻手指、在自己的粉臉上、向着蘭秋、劃了二劃、笑道、『你不怕難爲情、臉也不洗、教你的素芬見了、不要笑嗎』、

歌場偶記

侯俊山之秦腔花旦、享名之甚、不亞於徽班之譚叫天、繼侯而後起者、有田際雲（即新近身故之想九霄）崔靈芝、雖不足以抗侯、固亦爲個[illegible]花旦耳、[illegible]、將來造詣、雖不可限量、就目前而論、雖已得王瑤卿略爲指授、而技藝尚未深到、無可諱言也、方以白牡丹猶覺不足並肩、竟有人謂已可追蹤侯俊山、未免更譽之過甚、且有云侯俊山一人而已者、不識將置田崔於何地、此等立言、殊令識者齒冷、褒之適以貶之、昔年有以黎元洪與小叫天小阿鳳三人、稱爲黃陂三傑、論者謂擬於不倫、邇吏有以黃玉麟合譚叫天梅蘭芳爲鼎足而三者、亦妄擬黃陂三傑之流亞焉、

毛韻珂向以花旦著名、而於鬚生戲亦無所不唱、此外尚演吊金龜之老旦、白門樓之小生、獨木關之武生、後則愈出愈奇、與白玉崑合演盜御馬、二人互相更迭而爲黃天霸竇爾墩、彼方自炫其技藝之博、而吾則甚佩其臉皮之厚、可謂胆大胡爲之極、與已故之何月山之唱老旦、呂月樵之唱青衫、同一自命不凡、徒供識者之笑談耳、

楹聯小語

與公

雲南大觀樓、孫公髯如所撰之長聯、膾傳今古、士林中無不致佩、其上聯曰、五百里滇池、奔來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闊無邊、看東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裹就風鬟霧鬢、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圍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下聯則云、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歎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標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移山心力、儘珠簾畫棟、捲不及暮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荒烟落照、祇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此聯共一百七十[illegible]字、[illegible]排空馭氣、[illegible]世之慨、[illegible]語中[illegible]

（本節未完）

冷香館漫錄

伯超

俗傳常州乃龜地、北城爲龜首、當二十年前、電燈廠未開辦時、夜行必籌燈、最通行者爲白壳燈、糊以白紙、而不稍加染飾、製甚簡陋、價亦絕廉、每盞僅售制錢五六文、故多隨用隨棄、頗稱便利、人或謂此項紙燈、即爲龜卵、以應龜地之說者、喜慶之家、每夕亦必預市白壳燈若干、熒熒如貫珠、備散筵後佳賓歸去之需、而從弗以素淨爲忌、自電炬盛行、此項紙燈、久已無形淘汰、近年拆城之議甚熾、年前先將北郭越城拆毁、而客臘齊軍潰掠、北城遂首當其衝、說者謂因龜首受損、始有此浩劫云、

滄海零譯

程小青

南美巴西國之土人、最嗜食其地所產樹葉、之名葛克者、如兒童之喜嗜糖果然、凡食此樹葉後、能二三日中不渴睡、且能耐最勞之工作、唯此樹葉中、含有如科克暎之毒液不少、頗礙衛生、據物理家言、其毒比鴉片尤甚、不解其土人何以喜食之也、

環翠山房潤例

杜君滋園、賦性耿介、兼擅丹青、於山水花鳥、皆爲擅長、君嘗聽鼓蘇垣、與昌碩以繪事相切磋、國變後、目擊橫流、愈演愈幻、遂決然舍去、因貧不聊生、經知交諄勸、始出其所長、以貢諸世、爲定潤格如左、

山水屏條卷冊每尺三元　堂幅橫披照屏條加倍　摺扇每柄四元

工細青綠　金箋加倍　點品另議　花鳥均照山水一律八折

劣紙不應　潤資先惠　訂期取寄件不誤　紙絹均可代辦

沈太侔　吳昌碩　惲季申　代定

收件處上海各紙店榮交白克路四號大源製箋公司內杜叔[illegible]和成[illegible]常州城內後北岸東首杜寓　請聲明由本報介紹

蜂癡記

同行諸人、障石也、當有以去之、于是擅其臂、排衆直前、緊隨伊人之後、設再進半武者、勢將蹴伊人之踵、擊少亦蜂也、皆具螯刺、至是以B奪彼之美、咸勃然震怒、血勇沸然、正似酒後、奪彼美亦卽奪其清涼劑耳、怒氣所鍾、沛然可塞天地、干日月、B固危矣、方B之行也、雙目直視伊之背、幾射而透之、足下蹣跚、無計暇及、其後一蜂、不復能耐、思有以創之、乃伸其足尖、插B兩脚間、用力拽其脛、B不及備、乃顛而躓焉、陌迫湖、乃噗入水中、發巨聲彭然、殊不類蜂之嚶嚶、衆蜂見醜禍、懼而思遁、然已爲邏卒所執、一時人聲鼎沸、撈兒者有之、拯溺者有之、而彼爆裂彈火線之伊人、安然出于吩咐中、且行且嫣然作得意之笑、似謂癡哉蜂也、嗚呼、美人禍水、自古已然、不覺悟者、當然遭滅頂之凶也、

尊居閒記

董遠

袁子才之詩、辨才未礙、而未能免俗、比之白傅、誠不侔也、而巧言令色、謟行脂韋、旅進旅退、亦爲當時人齒冷、隨園詩話之作、爲一般富貴人留名之券、昏夜叩門、饋金白壽、子才於是乎富甲一郡焉、隱居後、廣蓄姬侍、尤多外寵、門生弟子、其好姿首者、多羅致園中、與共起居、醜聲四播、江南風習、本極柔靡、女子工詩文者、嘗有不拘行檢、子才寬其隙、於是廣收女弟子、與之談詩論文、人益側目、而名亦益彰、其行更肆、比之李笠翁、殆猶過之矣、趙甌北集載、有劉霞裳秀才、美姿容、工詩、常偕子才爲名山之遊、今又同舟來謁、喜而有贈、并調子才云云、句如子才原來是美人、又我欲勾他料呂防、誰極輕薄、可見其概、余嘗爲詩以嘲之、

擬紅豆村人體

聞說藍橋絕俗塵、藍橋端不隔仙津、鏡鈎寂覺門無犬、花影搖疑夜有人、展響乍聞魂欲湯、衣香微逗意先春、嬌羞堪愛還堪恨、已許相逢未許親、

欲語無言一笑迎、兩心脈脈喜還驚、頻當假處憐指暈、手作偷時怯鈕聲、玉臂横中情已透、燕投懷裏體偏輕、閑來費盡愁多少、博得癡郎兩字名、

半帶嬌嗔半帶愁、羅濡才解熱香流、[illegible]月下還疑夢、暖到心頭不覺秋、鴛枕替來憐玉臂、鸞幃放處恨銀鉤、綠雲香氣濃如許、僥倖檀郎得並頭、

余囊有句云、甜到舌尖反索然、自信此是閱歷有得語、然回甘亦正自有味、

大戰後之奉軍及其將領

（五）趙恩臻

趙字福堂、奉省新民府人、出身行伍、歷充第二十七師教練官、砲兵營長、奉軍第二混成旅旅長、第一次奉直戰役時、任奉軍第十旅旅長、充預備隊、未入關作戰、是役之後、改任東三省陸軍第十二旅旅長、第二次戰勝後、洊升東北陸軍第五師師長、現李景林擬保之爲直隸軍務幫辦、率兵駐灤州、免津保後顧之憂、所以防馮之察綏圖直也、一說、此舉出張意、所以監視李者、昔慶

笑筵一夕譚

吟秋

日前天笑來蘇、賡夔宴之於烟橋宅、並邀星社同志作陪、予亦與焉、烟橋居濕家岸、屋舍軒敞、布置幽雅、花木泉石、點綴入宜、合爲詩人嘯傲之地也、是晚、予以路遙赴約較遲、至則先趨向廬、廬爲一精舍、同人常敘于此、而孰知杳無一人、奇矣、正疑想間、忽聞雀聲起于林間、笑語發乎庭下、蓋天笑及諸同文、因羣集園中作葉子戲、而小青明道諸子、正雀戰于竹林中也、予作壁上觀者、約半時許、俟局散乃入席、主人于賡夔、殷勤招待、宴席用中餐而置於大菜檯、猶之光復時跋衛生棉鞋者別人、比多西裝而饒風格者也、同席十四人、天笑外、計小青明道半狂次範烟橋佩萸菊高若玄轉陶季鶴、暨轉陶之次兄與余、團聚一桌、詼諧百出、烟橋謂此實爲戰後之第一次歡聚、因前屆雅集、到者寥寥、未若今晚之藝且樂也、

改革戲劇的我見（二）

葉綠

王劉徐等表演藝術的結果、雖歸失敗、然的確能算在北京戲劇界中開一改革的先河、羣衆的心理、雖不歡迎如這樣的表演、而腦筋內都印了新劇兩個字了、後來田際雲在天樂園主持的時候、因爲天樂的主人提倡編排新戲、故此他們的戲班裏有唱什麼孽海波瀾等戲、於是觀衆又代這種新戲擬一假定名詞曰、時裝新戲、新茶花恨海等類新戲、雖不及不如歸、比較花蕊芝以後所排演的自奶計、剜子計、似乎高明些些、比較現在流行的狸貓換太子、漢光武、梁武帝等、又覺高明些些、鍘盤丁、闞瑞生這一類戲、僅爲趨尚時事的表演、並沒有些微藝術的價值、可是觀衆對之、反而極其歡迎、

由上所述加以推測、我們可以明白戲劇不能改革的原因、不能完全責任於伶人身上、實在觀衆的藝術觀念太薄弱、如果實行改革戲劇、趨入於優美藝術的軌道上、第一先須努力於打破觀衆的視戲劇爲娛樂品的觀念啊、對這一件事、一件事維何、即打破觀衆的視戲劇爲娛樂品的觀念啊、因了觀衆對於戲劇、始終認爲娛樂品、故此藝員之身價、難以增高的了、人們的觀念既已錯誤、他們在有何種優美的戲劇來表演、都不能仔細領略深刻的優點、所以大多數的目光[illegible]、總以爲不如歸不如梁武帝了、如果能將第一件的障礙除去、再廣續作那第二步的改革方法、

●（待續）

不了

嘯[illegible]

▲人心忘不了利祿、

▲軍閥爭不了地盤、

▲租界禁不了[illegible]、

▲報紙刊不了[illegible]、

▲中國還不了外債、

▲商人免不了欺詐、

▲伎女灑不了淚滴、

▲文人脫不了鈔襲、

▲票友除不了羊氣、

▲訪員造不了謠言、

▲耳中聽不了噩耗、

▲眼內流不了痛淚、

西藏遊記

（秋劍）

由長春塌上道行五十里、至中谷、亦名仲惡、沿途上下、盡是危坡、越澗逾溝、攀附葛、寸步艱難、滿眼懸崖、石巨雪深、宛同天然琉璃、山民居此、皆慣自然、或蓐食在山巔、或燒湯於岩下、拾牛糞以作薪、取白雪而代水、途夫跋涉、辛苦備嘗、此地柴草皆稀、宜飭預備、休息一日、須儲四日之糧、始可食至道塲、『礦產』無、『出品』羊毛牛皮、『荒地』無、『要隘』仲惡一帶俱險要、

自仲谷起行四十里至八美、宜打尖、有夷居、是處產沙金柴草、又二十里抵紹武石、可投宿喇嘛寺中、此站至吉色中有河、須訪問有橋否、因水流甚急、橋易冲塌、無則繞道、計六十里、『礦產』沙金甚旺、『出品』羊毛牛皮虫草、『荒地』可墾植、『要隘』無險隘、

從紹武石行四十里、至吉色中、又二十里至柯卡、有居夷二十餘家、柴草皆多、計六十里、『礦產』金礦、『出品』林木甚富、『荒地』宜植、『要隘』無緊要所在、

從柯卡就道經五十里、至道塲打尖在曠野、是處柴草俱鮮、必須在此憩息一日、然後再行、至少需有四日、抵章谷有塲、蠻民百數十家、『礦產』無之、『出品』羊毛牛皮豌豆青稞、『荒地』道塲附近、能植樹木、『要隘』道塲甚關險要、

自道塲前進四十里、名將軍橋、居民有十數戶、此處分路至瞻對官寨、計程兩站、柴草亦極少、『礦產』金礦、『出品』羊毛虫草豌豆青稞、『荒地』將軍橋之左邊、『要隘』並無要塞、

談兎

兎鬼之說、從事科舉者、以爲迷信、明達之士、又以爲神道設教、以予所聞、殆不盡然、淸光緒間、有胡姓者、家擁厚貲、姬妾成行、好酒及博、並有阿芙蓉癖、日治數事以爲常、十餘年耗其家貲六七、猶不改、久之、四堵蕭條、家無担石儲、姬妾下堂、臧獲星散、不復識故主矣、胡至此、始悔然大悔、飲博稍稍減、而烟癖如故、益不支、擬將遺屋求售于某土豪、契約有日、胡忽抱恙、値未付而卒、膝下無嗣、土豪遂乘機造契約、貲屋遷居、豪有子二、長商幼農、皆成室生子、幼尤勤儉、黎明卽出、田園操作無稍息、越三年、幼婦抱採薪憂、初以爲外感不介意、洎讝語神昏、延醫診治不少效、且連呼有鬼、一日豪次房孫入廚啓甕、忽有貓自甕躍出、駭而哭、家人詰其故、詳告之、時病者已云、甕內有貓、速去、兒將駭、由是室中物無故忽聲、或桌上來一小鼠、遣貓攫之、忽滅跡、或變母雞、牽新罐作淵淵聲、捕之、倏不見、凡物變若何、病者皆先知之、其夫怫然曰、如眞係鬼來祟我、翌日妻果愈而夫病矣、頭疼肢倦、坐立不甯、豪憤甚、藏匕首以伺、一夕、鼠復來桌上、豪力刺之、已中、忽聞病者呼痛聲、覘之、一目矇矣、父無奈、密遣僕求天師、天師與書函一、囑曰、抵家方可啓封、僕陰異之、破角私窺、忽霹靂一聲、風雨暴作、僕失色、力執破處、詣家門、啓視無效、越五日、鬼附病者言曰、若輩既占我室、又以我柩棄荒野、更用五雷術以害我、天良何在、言已恨恨而歿、繼嗣長子亦被祟、傳者未詳顚末、不復知其死生矣、

東坳一竹齋餘音

莊叟曰、送君者、皆自厓而返、君自此遠矣、江淹曰、春水綠波、春草碧色、送君南浦、傷如之何、一樣陽關悽惻語、莊特雋永、

武肅王之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爲千古尺牘雋語、王百穀之雨寒歲暮、總一相思、便增白髮、亦頗溶蝕動人、今人所爲情書、駢四儷六、動輒千言、郎呀妹呀、令人毛戴、直是田舍兒強學作詞藻語、

昌黎爲文、大慚大好、小慚小好、今人胆大臉厚、無復有羞惡之心、視天下無不[illegible]之事、甫能拈[illegible]、[illegible]學書畫、便以問世、蛙吹蟬唱、春蚓秋蛇、珍若鴻寶、初不虞識者齒冷、此等人謚曰文妖、猶覺未當、斥爲文豕、庶幾似之、蓋[illegible]然而人立者、誠不能自知其美惡也、至如滬上某某、立所謂函授學社、招收[illegible]從弟子、是則文[illegible]之流、又文丐文倫之弗若矣、

維鋒

人皆有一死、於其爲奴隸牛馬而死、不如爲國干城、効命疆場而死、於其死於鄉里、而默默無聞、不如死於敵人之手、戰死沙場、反可望留身後大名、

泛濫名場、力求交際明星、社會之花、不務學業之女子、吾實不敢恭維、

歐美諸邦、選擧時亦不免運動、第要有運動價値、傍人之[illegible]、不足道也、奈何我中華民國、近年來并一蕘夫領袖、亦必運動而得、是何怪爲外人所譏笑歟、

編輯完了

滄海月明樓隨筆

珠生

師禹門太守、有雲台紀游圖、盡工絕佳、惜遺其名、後有楊君勉之作詩云、天下名山五千三百有七十、我生好游盡歷躡、朝探青邱暮丹穴、千里萬里[illegible]、雲台之山大海上、昔時夢游醒旋忘、披圖忽見臥[illegible]、[illegible]一十二人吾故知、名圖何故無佳詩、金蟬[illegible]、別[illegible]珊瑚[illegible]枝、氣魄雄渾、并老手不辦、

一寸樓台（三十）

父專心學畫、故而沒工夫出來頑耍、說時、張媽來邀他們吃飯、他們便離開書房、同到膳堂裏、張媽端上飯來、三人吃着、又談起這事、寶珠道、我想這死在古井裏的人、莫非便是住在岳飛路那個程綠雲呢、不是他也生得很美麗嗎、他那一身學生妝束、也是用很講究衣料裁製、他身邊正有這一寸樓台四個字、敏中道、不對不對、程綠雲的那一寸樓台是張輭紙條子、這死者身邊的、是一張名片、我接在手裏過、豈有不記得的、再說我們先去岳飛路的時候、已有十點鐘了、半點鐘工夫、他那能就死在東鄉錢家花園後面井裏邊去呢、雙玉道、若論時間、坐汽車去、十分鐘足彀到的了、只是她記得清楚、一邊是輭紙條子、一邊是名片、這倒是非一死者和程綠雲並人的證據、三人一面說話、一面都匆匆忙忙的吃完了飯、漱過口、揩罷臉、又各喝了杯茶、寶珠正擬同雙玉去到何家探望讀畫、讀畫却先自來了、於是寶珠雙玉就不用去得、待敏中介紹之後、便伴着讀畫、仍到書房裏落坐、雙玉先問他爲何近來只是學畫、連我們家裏多不到了、讀畫道、一者是學畫、再者、因爲這一晌我的身子、常常不大好、故而各處都不曾去得、今天是爲了一件大事、特來找楚生兒來商量的、我想楚生兒、是著述家、腦筋較常人靈活些、必能爲我出個主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待寄遞之報紙